

天下青春文集CORPUS
【浪漫“童话”系列】

两大唯美帅哥华丽开战，谁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帅哥呢？我的达令来自火星！

清然◎作品

DALING 来自火星

Daling from Mars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下青春文集CORPUS
【浪漫“童话”系列】

DALING 来自火星

Daling from Mars

清 然◎作品

两大唯美帅哥华丽开战，谁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帅哥呢？
我的达令来自火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童话” / 邓彦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204-09027-3

I. 浪…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7372号

浪漫“童话”系列

著 者 南唐工坊·依玛 等
责任编辑 马燕茹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40
字 数 2000千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套 1—10000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9027-3 / I · 1831
定 价 250.00元 (全套20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内容简介

莫小倩，一个舞动着芭蕾的天使。在一次离家出行中，从未出过门的她把自己的行李给丢了，孤单、寂寞、寒冷……在那个傍晚同时袭来，谁才是他的“火柴大哥”给他带来火的温暖呢？结果等来的却是一个醉酒的家伙，哎！相遇就是这么巧合。

但王子总会出现很多个，一个清灵如妖精般俊美，一个如皇太子高贵优雅。爱情的天平，在一次次浪漫的交锋后，究竟会偏向何方？但她相信她的王子是来自火星的。

目 录

01 开往春天的火车 / 1

02 冷峻王子的约法三章 / 17

03 迷失的舞鞋 / 35

04 仙女的魔法棒 / 53

05 幸福花的预言 / 73

06 成长的风 / 91

* 浪漫

童话



CONTENTS



111 / 迷情摩天轮 07

129 / 吉赛尔的眼泪 08

147 / 天 鹅 姑 娘 09

165 / 断裂的翅膀 10

183 / 与真爱擦身 11

201 / 燃烧的火鸟 12





(一)

蓝蓝的天清澈而透明，阳光在无云的日子像母亲的爱洒向地面，轻柔地秋风抚摸着我的脸庞，掀起我微卷的发丝。

我抬起头，琉璃般的阳光透过手指射进我的眼里，让我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

春之初。我闭上眼，脑里浮现出招生介绍上印出的那一张张迷人的景色照片，一个比我曾经待过的任何一个学校都要华丽的舞蹈殿堂。

莫小倩，相信吧！坐上这辆火车晚上就可以到春城，明天我就是春之初舞蹈学院的学生！

明亮的候车厅里，人来人往，如穿梭的夜灯，彼此平行而过，时而看到相逢的亲人互相拥抱，时而看到分手的恋人追随对方的背影消失在玄关。

大厅里弥漫着《卡门》的轻音乐，高高在上的显示屏滚动着车次时间表，一切显得繁忙却悠闲。

我看了看表，拖着沉重的行李，走向检票处。

“在那边，快追！”

身后远远的传来凶狠的声音，我好奇地回过头。

猛然间，一个白衣影子重重地跌向了我。

周围的景物旋转。

微卷的发丝在空中飞舞，交错着淡淡的紫色长发在眼前划过。

这样摔倒，头一定很痛，无法控制身体做出瞬间的反应，我紧张地闭上眼睛。

等待着……时间在落向地面的那刻静止。

噢！地面是软的？

不对，不是地面，我立刻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细致如美瓷的肌肤？不对！眨眨眼，往上移，看向脖颈的主人。

那双如琥珀般清亮的眼瞳里，几乎可以看到我惊愕的表情。

神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人，眉目绝美如画一般，让我有一种分不清性别的错觉，这是传说中只有妖精才有的美丽吗？怎么会有人美得这么强烈。

我呆住了，被这样突然而至的美丽震慑。

“啞！”紫发的主人低声呻吟，咬着牙硬声道，“你没事吧？”

他耳边垂着几丝长长的紫发，泛着淡淡的光华，我想起交错着我头发的紫色。

“啊……没！没事！”我结结巴巴地说，立刻紧张地从他身上爬起来，看着他皱着眉，扶着肩膀起来，一副很痛却压抑着的模样，竟有些心疼，“你的肩膀被压痛了吧！要不要紧……”

我想靠近看看，他却后退了一步，眼神凝视着我身后的某一点，冷冷淡淡地撇了我一眼，转身飞快地跳上了火车。

白色的衣角在空中飞扬瞬间，消失在我的眼睛里。

走了……我恍然甩甩头，捂住胸口，竟有些失望。

莫小倩，刚才傻了吗？怎么那样盯着男生！想着，眼前浮现那一刹那的惊艳，淡淡一笑，重新拖起身旁的行李。

“刚才还看到的，去哪了？”

一群黑衣人路过我的身边，左顾右盼的四处寻找。

“穆木先生，少爷又消失了！”

“还不快找，一群笨蛋！”

黑衣人猛然停下来，眼光停在左侧的庞然大物上，招招身后的人。

“你们几个和我去火车上找，其他人在下面守着！”

“是！”

他们是在找刚才的妖精少年吗？我歪着头，想起男孩飞快跑离的匆忙，渐渐有些明白。

不再想那么多，时间经过刚才的插曲，已经过去了很久，我看向站台上的时钟，离出站还有十五分钟，检票员已经加快了检票的速度。

排队上了车，穿过拥挤而嘈杂的车厢，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我将会在那个靠窗的位置看着前往春城的风景在眼前闪过。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夏都，曾经听到春城出差的爸爸说，开往春城的路上，会经过一大片田野，那里可以看到满山的幸福花，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幸福花，爸爸说那是有大片花瓣的小花，有点像丁香，最特别的地方，是两片花瓣都有不同的颜色——白、红、淡紫、橙、奶黄和粉红，它还会发出一些淡淡的，轻轻的，清清的香味。

在春城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春城的人喜欢用这种小花串成花环，送给新娘子，听说，它能带给人健康、快乐、好运，因此，他们称之为幸福花。

我唇角扬起浓浓的笑意，向座位前进的速度加快。黄金般的阳光透过舷窗照在我的位置上，落下舷窗方形的倒影。火车开始发出出发前的鸣叫声，轰轰的震得耳朵发麻。我一步步靠近那个靠窗的位置。

阳光依然明媚，幻化出琉璃般的光晕。淡淡地洒在一个白色的背影上，以及……那微微闪着光彩的紫发上。我愣住了，停在座位的边上，惊讶地看着他的背影。他的手撑着头，饶无兴致地弹着桌面。

回过神，我立刻拿起手中的车票，仔细对了对座位，才肯定了心中的想法，我的座位居然和他面对面！

“嘿……嘿！”我对他说话又开始结巴，看他的头扭向了我，我却不自然地挥手。他淡淡一笑，又继续刚才的动作。

看来他并不想说话，我吸了口气，低手将自己的行李安置好，然后安静地坐到他的对面。

那是种极度优雅的沉默，他漫不经心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一点都不理会周围的一切，在我的眼里，这样喧闹繁杂的车厢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打扰到他。

他的眼睛看着窗外的站台，在人来人往里，过滤着每个人脸上的表情。直至那群人的出现。

“穆木先生，就剩下这节车厢了。”

我抬眼，透过他的身后，看着那群黑衣人向这边走来，我立刻紧张地

DALING来自火星

敲敲桌子，拉回他的思绪，低声道：“那群找你的人来了！”

男孩的眼神一紧，回转半刻，看向我：“拜托，别告诉他们我在这里！”

我微怔。就见男孩清瘦的身子如鲤鱼般灵活地往下一滑，整个人缩到了桌子下面。我身旁和斜对面坐着的两个欧巴桑奇怪地看着他的举动，纷纷跟着低下头。

“东西掉了，捡东西，对！捡东西！”我打哈哈地笑着，两个欧巴桑点头，动了动肥胖的身子又开始彼此交流起育儿经。

黑衣人离我的座位越来越近，黑洞洞的墨镜让我看不到他们的视线。只听火车沉重的抽气声。

越临近出站，车厢里越是井井有条的样子，大家都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慢慢地从徘徊转向安静地就座，等待着火车缓缓开启的那一刻。

没有先前的拥挤和喧闹，黑衣人很快走到了我们的座位边上，带头的那位仔细地扫过坐下的几位，最后落在我的身上。他取下了黑洞洞的墨镜，将眼光从我的身上落在了我对面的座位上。我的心猛然一震。糟糕！如果问起来，旁边两个欧巴桑一定会说穿的。不行，得想想办法！

我紧张地低下头，故意对着躲在下面的男孩叫道：“哥，我的纽扣有那么难找吗？你都在下面捡很久了！唉，算了！我来帮你！”

边说着，边用眼角留意黑衣先生的表情，手心里溢出湿湿的汗。听到我这样说，黑衣先生收回了眼神，重新戴上了墨镜。

“穆木先生，火车要开了，我们还是赶快下去找吧！”

黑衣先生点点头，转身带着一群人像黑云一样离开了车厢。直到他们消失在视线，我才松了口气。刚才真是好险！还好，有惊无险，平安度过。火车发出长长的鸣声，伴随着沉重的拖轨声，缓缓地离开站台。窗外的景物开始移动，站台上寥寥可数的工作人员目送着又一班火车的离去，所有的一切恢复平静。现在应该是绝对安全了吧！

我低下头，小声对桌下说：“他们走了，你可以上来了！”

男孩探出头，快速的看了周围，才又坐了起来。

“谢谢！”

他的笑容带着朦胧的雾气，蔓延至他玛瑙般妖饶的双瞳，像氤氲的水雾化开冷漠的面具，让我想起了《仙女》中最后的乐章。

“不……不用谢！”

心怦怦地跳动着，一声声的在耳边唱着歌，我感觉脸突然像火一样烧了起来，鼻子里涌出一股赤热的液体。天哪！我不会这么丢脸吧！只是一个笑容，居然会让我脸红流鼻血。我猛地抬起头，捂住快要喷血的鼻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酸瓶，酸甜苦辣全涌了上来。

“呵呵！”

他暗暗地笑着，将餐巾纸抽了出来，递给我。

“头仰着，将鼻子塞住，过一会就好了！”

他好像知道自己有着祸国殃民的杀伤力，竟然习以为常的样子，看来我不是第一个对着他流鼻血的人。真想找个地洞钻了，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听到旁边两位欧巴桑小声说话的样子，就知道一定在笑我这个年轻人身体有问题。

一路下来，我不敢再去看他，甚至没有再讲话。

(二)

当火车渐渐平稳地驶向春城时，我终于看到了幸福花，一大片的白色，像满天的星光那么耀眼夺目。

那一刻我忘了我坐在火车中，忘了对面坐着前一刻才让我流鼻血的妖精男孩，沉浸在那片白色幸福里，像做梦一样。他认真地看着窗外，耳后紫色的长发懒懒地搭在肩膀上，不经意地摆出优美的弧度。

“那些白色的花是……”

“是幸福花！”

“幸福是白色的？”他回过头看向我，眼里充满疑惑。

我呵呵一笑：“对，像天鹅公主的羽毛一样，洁白纯净。”

在我心里，只有纯白才是属于幸福的颜色。时间在景物飞逝中度过。男孩靠着窗户睡着了，透明的窗子模糊地倒映出他的侧脸，长长的睫毛微翘着，精灵般的面孔有种不染尘世的纯净，那是婴儿的睡颜，让我看得入迷。火车上响起轻柔的音乐，像催眠曲一般流淌在长长的列车上。

人们静静地呼吸着，闻着时间流逝的香味，回忆这平静的四个小时

DALING来自火星

里，心间曾流淌过一件件往事。我侧过头，再看向窗外的景色，满眼绿色在视线里渐渐消失，春城的高楼缓缓映入眼帘，列车如血液一般流过春城的动脉，带着沿途的袅袅风尘。终于到了，春城。我唇角浮现出轻松的笑容。

“各位乘客请注意，本次列车五分钟后进站，请做好下车准备，感谢各位乘客搭乘本次列车。”

星芒渐渐打开，男孩睁眼，看着我的笑脸，微怔，坐直了身子。

“到站了？”

“嗯！”

火车开始减速，车厢里开始喧闹，有些人已经站起身来，检查起自己的随身物品。我也站了起身，向他伸出了右手。

“你好，我叫莫小倩。”

男孩看着我突然伸向他的手，挑起好看的眉，唇角弯出优美的弧度。列车的音乐变成广播员清亮的嗓音。那一刻，舷窗的倒影变得很淡很淡。那一刻，他缓缓地伸出手来。

“你好……”

他的笑容变得炫目，伸出的手在空中化为天使的光环。

“嘀嗒嘀嗒嘀！”

手机的铃声突然从他的口袋里传来，他悬在的空气中的手突然收了回去。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嗯！”

火车停了，乘客们陆续下了车，车上的人越来越少，男孩低声对着电话那头讲着话，刚才轻松的眼神变得凝重。我将行李拖了出来，回头看了看他，低下了头，转身下了车。

“我不会回去！”男孩疲惫地吼道，他的声音在我身后越来越远。

离开火车的一瞬间，夕阳的光芒温暖的洒在我的身上，我抬起了眼，看着依然清澈的蓝天被金黄色染透。小姑姑知道我考到春之初一定会大吃一惊，不知道见到我时的嘴会不会张得很大，想象着小姑姑可爱的表情，扑哧一笑。我拖着行李到火车站的电话亭，出闸的人群缓缓移动

着，站外的计程车一个接一个离开，公车打开着门，迎来下车的人们。

大大的广告牌滚动着最新的广告。

/芭蕾精灵王子赤熙旬，绝美的《海盗》王子/

飞扬的紫色长发在广告牌上定格，邪媚的双瞳斜望着来往人群，美如樱花瓣的双唇勾起若有若无的笑意，犹如伸开天使翅膀的撒旦。

我仰起头，看着广告牌里那个前一刻还坐在我对面的男孩此刻以另一种姿态在广告牌上张扬，整个人呆在那里。

赤熙旬！难道他就是那个近两年崛起的最有潜力的芭蕾新星？这个名字常听别人提起，可我从来没有好奇地去看他的报道。天啊！我还想要问他的名字。脸皱成一团，又一次丢脸，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真是好糗！我甩甩头，不想再继续想下去。

“姐姐，买盒火柴吧！”

一个穿着破毛衣的小男孩跑到我的面前，双手捧起几盒火柴，小鹿斑比一样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我皱起眉头，轻轻摇头。

“我买火柴没用啊！”

小男孩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抓着我的衣角不放。

“姐姐，买盒火柴吧！否则叔叔不让我吃饭！”

啊？这么可怜啊！怎么会有人忍心对这么可爱的小男孩呢！实在太残忍了！

“这个……你不要哭，我买就是了！”

我摸摸他的头发，软软细细的，柔顺地滑过我的手心。小男孩破涕而笑，拉着我的手一起坐到候车厅的角落里。

“姐姐，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他兴奋得脸颊红扑扑的，一对大眼睛闪啊闪地瞅着我。天渐渐暗了下来，明亮的候车厅渐渐失去了白天的明亮。小男孩从一盒火柴里抽出一根火柴，将它轻轻地划亮。点点光芒从火柴头蹿起，小小的火苗跳跃着华丽的乐章，仿若精灵在火柴梗上跳着芭蕾。

“我奶奶说，每根火柴上都住着一个神灵，当火柴点燃时，诚心向它许愿，它就会实现你的愿望哦！”

“火柴上的神灵？”

第一次听到这样说法，我喃喃地重复着男孩的话，火柴上的神灵就像是安徒生故事中卖火柴小女孩在年夜里看到的祖母吗？

“姐姐有什么愿望吗？”

我看向小男孩，他正用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询问我，澄澈乌亮的大眼睛，浓密纤长的睫毛，像小鹿一样温顺。我的愿望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火苗在渐渐失去跳跃的活力，在小男孩的手中越来越小。鼻间飘过淡淡的香味，他可爱的小脸在我眼里越来越模糊，我渐渐失去了知觉。

纯净的世界，我躺在白色的幸福花海里，睁开眼，朵朵白云浮在碧蓝的天空，天鹅在空中飞过，像流星一样梦幻地划过。它们挥动着洁白的肩膀，飞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我站起来，穿着天鹅公主奥杰塔的舞衣，在幸福花海里仰望太阳。金黄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世界，为每一朵花都洒上了金粉。这真是一个童话的世界，我舒服地张开了手臂，想要畅快地旋转。

哄亮的鸣叫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太阳里有一个飞翔的大鸟挥动着巨大的翅膀向我飞来，它全身火红，像凤凰一般神奇。火鸟清亮的鸣叫声响彻世界，天鹅们围绕着它，伸直高贵的头。它像王子一般美丽的燃烧生命。这真是我一生中见过最神奇的画面。

突然，天上掉下一根木头砸到我的脑袋上，我疼得大叫起来，所有的神志全都回到大脑里。睁开眼，没有童话的幸福花海，只有满眼腥臭的垃圾；没有美丽的火鸟和优雅的天鹅，只有一个流浪婆婆手上的硬纸盒。她正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臭丫头，居然抢我地盘！”

梦境破灭。

“对不起！对不起！”

我立刻爬起来，紧张地向左右看去，阴暗的后巷，堆满了垃圾，空气弥漫着腐烂发霉的味道，我怎么会在这里？我的行李呢？……还有那个小男孩呢？胡乱的扒开周围的垃圾，什么都没有，连一直装着钱包的小背包也不见了。我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可怕的事实。难道……我遇到传

说中的迷烟党？

那么可爱的小男孩怎么是迷烟党呢！可是……如果不是，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所有的行李都被骗走，怎么办？我该怎么去小姑娘家啊？我摸满全身的口袋想要找到一块可以打电话的铜板，可是最后只有一盒火柴躺在我的手心。那真是一盒火柴，小男孩曾经捧在手心乞求我买下的火柴。看着它孤零零地躺在手心，我竟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一堆行李加一个月生活费就换来一盒火柴，不能吃不能喝，最多学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在年夜里将它们一个个点燃取暖。

夜晚的春城还真是有点冷，我打了一个寒战，将脖子上的丝巾多绕了几圈，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蹲下来。现在该怎么办？我抬起手心，唯一陪伴我的火柴此时更像一个朋友。

“火柴大哥，看来我真要向你许个愿了，乞求个什么愿望呢？”

轻轻地划亮火柴，凝视着火苗的窜动。

“火柴神灵，如果可以，赐给我一个可以拯救我的王子好吗？”

说完自己的心愿，轻轻地将它吹灭，像吹生日蜡烛那样。奇迹没有出现，阴暗的小巷还是小巷，行李依然不知所踪，天上没有闪出神光，像出现未来战士那样为我送来王子，一切都是那样平静。虽然是理所当然，心理仍然有淡淡的失望。莫小倩，你不能这样被打倒，总会有办法的。

(三)

我暗自鼓励着自己，将火柴装回了兜里，走出了小巷。前方通向大路，路灯的光很明亮，我仿佛有走向光明的错觉，只是路口躺着一个奇怪的人。他斜着身子靠在小巷的出口，蓝色红格的棉衬衣虽然皱皱巴巴的，但穿在他身上依然有种王子般的矜贵，在他的身边，堆满了歪歪倒倒的啤酒罐。

我蹲下身子，好奇地看着他。男孩抬起头，迷蒙却冰冷眼神好像一阵寒流，冻得我浑身一抖。他孤独地倒在落破的后巷出口，在明亮的路灯下，头发黑玉般有着淡淡的光泽，深沉的双瞳如看不到尽头的宇宙，俊美冷漠的气质居然和这个冰冷的世界融为一体，突然让我感觉到深刻的悲哀，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错觉。我忍不住向他伸出了手。

“请问……你还好吧？”

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就是同情心泛滥，现在还有谁比我更不好的。男孩的脸很红，呼吸充斥着浓浓的酒气。他醉眼惺忪地垂着头，向我抬起了手。

“救我！”

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很痛苦，仿佛有把刀在胸前停留，可是他却无能为力样子。救他？出了什么事了吗？男孩突然向旁边倒去，一个黑色的皮夹从口袋里滑了出来。

“喂！你怎么了？”

我紧张地摇摇他，他却没有任何动静，难道……喝多睡着了？伸手探到他的鼻尖，感觉到他平缓而沉重的呼气，心终于平静下来。侧过头，黑色的皮夹静静地躺在我的脚边，我打开来，里面有不少红色的钞票和一些零碎的钱。想不到，他身上会有这么多钱。好心的将钱包重新放回他的口袋里，站起身准备离去。

快速走了几步，脚步慢慢减慢。他这样躺在这里，就算没遇到坏人，醒来的时候也一定会生病的，而且他身上还有那么多钱。越想心里越不安。可是，我现在也自身难保啊！怎么还有心去担心一个陌生男孩呢！烦恼地又向前跑了几步。脑海里出现他悲伤的眼神，还有那句“救我”，像不停回放的电影在我眼前重复着，直绞着我已经纷乱的心。

突然，我停下了脚步，猛然转过身跑向了他。他依然在那里躺着。

睡着时却皱着眉。看着他的睡颜，我淡淡一笑。算了，还是让我做拯救王子的公主吧！我小心的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那个黑色的皮夹。

“那……先借你的钱包用一用哦！”

我没想到当个拯救王子的公主会这么辛苦。他比我想象中更高大……也更重。如果下次有人问我善良是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他善良就是遭罪。咬牙把他的双臂拽得死死的拖到大路旁，好不容易拦住一辆计程车。

“大叔，麻烦到幸福街69号。”

司机踩动油门，出租车朝着城市的某个角落飞驰。计程车外，窗外的景色飞快地闪过。计程车内，男孩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他的脸很

红，发出很不舒服的呻吟声。

拜托！千万别在车上吐啊！否则我一定会司机大叔骂死的。我祈祷着。一路上，他一直很安静。靠着我的身体，除了浓浓的酒味外，还有股清新的体香，像是香皂混合了松树的味道。

突然，他坐了起来，捂住嘴巴，头歪到一边。我吓了一跳，不会真要吐了吧！

“停车！”我大叫一声。

司机大叔猛踩下刹车。男孩将车门猛地打开，冲向了路边，狂吐起来。

“他喝了不少啊！”司机向外看了他一眼，“年纪轻轻的喝这么多酒！”

我看了下计程器，上面已经跳到一百多元，吓了我一跳，这么短的路就一百多，春城的计程车都这么贵么！

“司机大叔，离幸福街还有多远啊？”

“走到尽头转角就是。”

我立刻从黑皮夹里拿出一百多元递给司机。

“那我们就从这里下车了，谢谢！”

我飞奔下车，跑到又瘫坐到地上的男孩面前。他将自己头埋在双腿之间，紧紧地环住。书上说，这样的姿势是婴儿在母体时保持的姿势，一种自我保护的潜意识。真有那么多种悲伤需要将自己保护起来吗？

我蹲下身子，低头看他，他紧闭双眼，一动也不动。怎么又晕睡过去了！

“喂，你不是这样玩我吧！”我拍了拍脑袋，想到要把他拖到小姑姑那里去，头就好疼。

我死命地拉起他的手臂搭在肩膀上，撑起他的半边身体，一瘸一拐地向小姑姑家走去。男孩软软的手搭在我瘦小的肩膀上，有一步没一步地拖着步子，好似晕睡，嘴里却呓语，我听不清，只想快点结束这段痛苦的旅程。

清冷的夜，幽深小路的尽头，门牌号在眼前放大，幸福街 69 号。

没错了，就是这里。我伸手准备按向门铃，门突然打开了，小姑姑惊愕地看着门外的我。